

“乡音”征文 作品选登

豆腐草粿

林颖



暑天的午后，在我们潮汕你常常听到一句熟悉的吆喝声，一些是喇叭里进出来的，一些是老汉憋足了气唱出来的，无非就那五个字：“豆腐~~~草粿啊~~~”这句话会被他们拉得老长，几十米开外都听得见，而这也会立刻从方圆几十米内给他们拉来一批忠实的食客，有黄发垂髫，也有青壮少女。老汉们一律是骑着老式凤凰牌单车出来叫卖的，头顶一顶大草帽，从上世纪到现在也是如此。以前，他们在车后挂两个大竹筐，里面各装两个大钵，钵里一个盛豆腐，一个盛草粿，一黑一白很是养眼；再在后座上堆一摞小瓷碗，一小桶白砂糖，有的车前挂一个喇叭。这样准备齐了，就踏上单车“落巷”去了。别看他们骑得优哉游哉，其实是因为干这行的不能走得快，如果你骑得太快，别人听到你的吆喝声从家里赶出来时，你都骑出十条街了，还怎么跟你做生意？当然也有些嘴馋的，就算跑上十几条街，也要赶上卖草粿的，花两块钱买一碗来解解馋。吃完回味无穷，还可能觉得跑这一趟就吃一碗似乎不划算，于是又买了一碗吃了进去。若还不尽兴，干脆把卖草粿的拉到家门口，从家里端出两个大钵子，叫卖草粿的一个盛一样，盛完再按量还钱。卖草粿的也机灵，在他端

盆子的功夫把喇叭一拍：“豆腐~~~草粿啊~~~”。再看看嘴馋的很健谈，就把车子停他家门口，和他从他祖宗八辈儿聊到他姑妈姨妈，天上飞的，海里游的，无不在话中，非要把嘴馋的聊住，而他那个喇叭就让它一直响着拉客。卖草粿的巴不得有个可以停脚的地方，这样就可以吸尽方圆几十米内的食客，自己有钱赚自然高兴，那些食客也因为可以找得到他而欢喜。卖草粿的一般会停在巷口，或者在大树下，那里人多。买草粿的经常会在他们周围找个凉快的地方蹲下来吃。会吃草粿的也讲究，草粿里面混有少许草粿汁，吃的人先把草粿块慢慢吃完，留下全部草粿汁，这草粿汁沉在碗底，浸了许多糖分，喝起来那个滋味啊，啧啧，是夏天的味道。现在“落巷”卖草粿的越来越少了，有些老汉也改骑了摩托车，把竹筐和瓷钵换成了两个大铁桶，唯唯不换的是那顶草帽。有些人继承了这制作豆腐和草粿的传统，开了门铺在店里卖，门口依然吊着那个大喇叭来拉客，但是就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……

的时候卖草粿的先盛了一半，然后撒上一层白砂糖，再盛上一半，最后在表面再撒上一层，草粿味甘，不像豆腐本身带甜，所以加了两层糖。卖草粿的加糖也是很大方的。

现在“落巷”卖草粿的越来越少了，有些老汉也改骑了摩托车，把竹筐和瓷钵换成了两个大铁桶，唯唯不换的是那顶草帽。有些人继承了这制作豆腐和草粿的传统，开了门铺在店里卖，门口依然吊着那个大喇叭来拉客，但是就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……

编者按 本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，以散文随笔为主，紧扣岭南文化。投稿邮箱：hdjs@ycwb.com，并以“乡音征文”为邮件主题。



鸭游水逾静

李海波 摄

高仿的录取通知书

马海霞

那年，同学们一个个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，我却迟迟未到。去学校打听，有老师告诉我，我们班主任在他周围找个凉快的地方蹲下来玩。我找到他，他告诉我，录取通知书已经发下来了，我们班主任在办公室桌子上的所有抽屉，翻腾了半天也没找到录取通知书。我来到学校总务处，和总务处主任说明了情况，总务处的一位老师说他对我的名字有印象，记得已派人给我邮寄回家了。看着他拉开办公室桌子上的所有抽屉，翻腾了半天也没找到录取通知书。我来到学校总务处，和总务处主任说明了情况，总务处的一位老师说他对我的名字有印象，记得已派人给我邮寄回家了。看着他拉开办公室桌子上的所有抽屉，翻腾了半天也没找到录取通知书。

她的紧张一目了然

马亚伟

去年，我去医院生孩子。作为高龄产妇，进产房前，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。亲人们都围在我的身边，母亲、婆婆、老公、妹妹，不停安慰我。不经意间，我瞥见母亲的脸色煞白，眉头紧皱。那神情我很熟悉，是她太紧张了。母亲是个心理素质比较差的人，心理活动往往表现在脸上，她的紧张我一目了然。记得我考师范那年，需要测试音乐成绩，而我天生五音不全，母亲便到处找老师，给我辅导。母亲唱过戏，颇有些天赋，她还亲自指导我唱歌。我很有点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妈，没事，我文化课考那么高分，就是音乐成绩得零分都能考上。”母亲认真地说：“那可不行，考试要尽最大努力考好！”我要进考场了，母亲显得比我还紧张，脸色很白，皱着眉头，大事来临的样子。我学着小品里的腔调打趣说：“妈，你说，我‘不紧张’，然后就真的不紧张了！”母亲被我逗笑了，嚷道：“进去吧，好好考！”那次，我出乎意料得了80分的高分，我一直觉得，是母亲期待的眼神甚至是紧张的态度给了我力量。后来，我经历过很多类似的考试。母亲每次都比我更重视，嘱咐这，嘱咐那，有时还做好吃的饭菜来给我打气。父亲总怪她制造紧张气氛，适得其反，更增加我的心理压力。我笑着说：“没事啊，我早习惯了，我妈那种紧张兮兮的样子，如果她平静了我反倒觉得心里没底呢！”很多次，我看到母亲紧张的神情，总会拍拍她的肩膀开玩笑说：“我叫‘不紧张’！”

多年后，在产房门前，我又一次看到了母亲紧张的神情。我还没来得及跟母亲说“我叫‘不紧张’”，就被推进了产房。我的剖腹产手术并不顺利，有些胎盘粘连，手术时间很长。等到手术结束，我和儿子平安出来，我看向亲人的时候，她开心地笑了。母亲却盯着我，紧张地问医生：“她的脸色怎么那么白？”医生说：“没事，回病房吧！”回到病房，妹妹说：“你不知道，妈有多紧张。人家别的产妇比你进去晚都出来了，你却迟迟不出来。妈皱着眉头，两只手紧紧攥着拳头，不停地转圈。妈冷天的，还一个劲儿冒汗……”妹妹的话还没说完，我的眼泪就涌了出来，止也止不住。母亲坐在我床边，长舒了口气，说：“生孩子真不是闹着玩的！谢谢妈，总算平平安安了！”我注意到，母亲的手一直在抖个不停。妹妹在一旁说：“这次可把妈吓坏了。”我用尽力气跟母亲开玩笑说：“我叫‘不紧张’！”母亲低下头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。最爱你的人叫“很紧张”。我明白，我的紧张到了母亲那里，会翻倍。

楼顶上的向日葵

刘希



黄洁玲 摄

去年夏天，我到外地上班，租住在一栋私宅。我本来对住六楼心存芥蒂，但那日去楼顶晒被子，却见楼顶宽阔的天台上，还建了一排低矮的房子，都是小单间，听说价格便宜，租住的都是些三四十岁、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的夫妻。女主人下班后，总喜欢做点手工活，搬个小凳子坐在门口，串串珠，或是剪剪线头。也许是为了省钱，东头的第一家前面，居然很用心地用盆栽种上了蔬菜：丝瓜，空心菜，还有苦瓜。细长的丝瓜蔓攀满竹竿都是，有些甚至爬到不锈钢栏杆上了，藤上丝瓜不多，但条条绿油油的；空心菜青翠碧绿，嫩幽幽的，白色的花朵乍一看我还以为是喇叭花；苦瓜虽然只有两三株，

但因为侍弄得好，结得像铃铛。这些蔬菜不单独吃，看着都赏心悦目。因为爱花，我便因此爱上了这些蔬菜，没事时就上顶楼看看，也因此，和种蔬菜的大姐熟识起来。大姐四十刚出头，微胖，但脸上常常挂着微笑。她在附近的一家制衣厂做杂工，每天两班倒，工作虽然又累又脏，但想到家里老人小孩急需钱，她也顾不上。大姐说，她做就是四年。好在这里的消费不高，再加上自己侍弄点小菜，捡些废品，接点手工活，日子还能紧巴巴地凑下去。说完，她冲我笑，看得出，她对这样的生活还是挺满意的。大姐常常送我小菜，在楼道口喊：“小希，我刚摘的无公害蔬菜，拿点去吃。”得知她女儿比我

家女儿小，我也常把穿不了的衣服送给她，虽然旧，但她挺感激。住了半年后，老公嫌房子漏水，我们换了另外一处地方租住，便和大姐来往少了。前两天，我失业了，心情郁闷至极。在街上闲逛，突然看见大姐，正趴在那里给手机贴膜。原来，她听人说给手机贴膜赚钱，便交了学费学了这技术，还好，这收入比剪线头工资高出许多。见了她，大姐很热情地邀请我去她家坐坐。我推辞，她说：“你不是最爱花吗？去看看我种的花。”推辞不过，只好去了。爬上楼顶，只见一片绿意葱葱，各种蔬菜琳琅满目，各色花儿也竞相开放，更让我惊讶的是，大姐居然还种了五棵向日葵。

心灵驿站

晚会·心灵驿站

请别让我“加油”了

麦父

她，30岁，未婚。每次参加别人的婚礼，都有热心人半认真半调侃地对你说，你要加油了。她一直租房住，房价暴涨，以她的收入，一时半会儿是根本买不起房了。要命的是，房租也跟着一次次涨，几乎压垮了她。她不得不一次次搬家，换更小更远的房子。每次搬家，朋友们都带着深深的同情，关切地对你说，加油！为了提升自己，她参加了在职研究生学习，一个全新的专业。一边要工作，一边要学习，很累。专业课考试又特别难，每次临近考试，都有很多人鼓励她，加油。她说，最近感觉很累，马上得到了很多关心和问候，让她感动，很多人在问候之余，不忘给她鼓励说，加油！她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，立即有人发觉，她好像有点变胖了，于是，语重心长地评论说，你要加油了……

每天都有人对她说，加油！这让她很无奈，也很抓狂。是自己不够努力吗？她觉得不是。为了改变现状，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好一点，也为了让身边的人对自己更满意一点，她差不多已经拼尽全力了。可是，生活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，一个人所面临的压力，所承受的内心的苦，外人往往是很难体会的，也不是所有的坎，所有的难，所有的苦，都是靠自身加油，就能解决的。如果“加油”就能解决的问题，她早已主动给自己加足了油。加油，本是一句鼓励、鼓励的话，一不小心，反成了让人拒绝、反感的话。谢谢你的关心，也谢谢你的鼓励，但是请别让我“加油”了。她沮丧地在朋友圈发文说，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原谅我已经没有“油”了。

美国为何要用更严格的法律保护荒野

建安

美国有众多的国家公园，遍布全国各地，那么，美国是不是所有的森林、大山都叫国家公园呢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因为许多无人烟的森林大山，有的还是在国家公园的边界之内，它们却受到比国家公园、国家森林更加严格的法律保护，那里的土地和生态体系不受人类活动的破坏，人类只能作为访客，不能给那里留下永久性的痕迹。这些地区叫做美国的“荒野”，保护它们的法律是1964年国会通过、约翰逊总统签字生效的“荒野法”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，美国迎来了二战之后的发展时期，高速公路系统在全国铺开，城镇矿产涌向各地，对一向注重保护自然资源的美国人来说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当时在科罗拉多河上游及其主要支流上有一个宏伟的水利工程，要建设一系列集发电、防洪和蓄水功能的水坝，其中一座位于距银河与杨帕河汇流下游不远处，那里有一个著名的恐龙(化石)国家纪念公园。这一计划遭到了以自然保护区著称的塞拉俱乐部(亦称山岳协会)和荒野协会等团体的强烈反对。最终不得不达成妥协，取消在那个水利大坝的建设计划，同时规定，今后不得在国家公园或

纪念园区内建设大坝和水坝。在此基础上，荒野协会负责人萨尼泽于1956年起草了荒野法。经过八、九年的时间和数十次修订，该法终于在1964年9月得以确立，但是它的主要推动者萨尼泽却没能亲眼见证它的实现，在几个月前因心脏病去世。荒野法规定，联邦土地当中，包括国家森林、公园、野生生物保护区和土地管理局所属的地域，凡属人类没有留下多少活动痕迹、可以有自然的休闲娱乐机会、具有教育科学或历史价值、面积不小于5000英亩(约20平方公里)的，应当定为“荒野区”。荒野区内还不得开设厂矿企业，并且不允许一般机动车通行。美国荒野法所保护的地区虽然位于国家森林、国家公园、国家野生生物保护区等公有土地之中，但是它们受到更为严格的保护，让那片土地及其上的动植物顺其自然地演化，尽可能防止其生态系统受到人为的干扰。虽然国家荒野法允许人们的休闲度假活动，但是只能徒步入内。1986年还进一步规定，荒野区里面连自行车都不能骑行。至于开矿、放牧和水资源利用等也在禁止之列，除非在某个荒野区设立之前已经得到授权。



彩虹悬挂在格伦峡谷荒野保护区内鲍威尔湖帕德雷湾上空

短句

小青

将军有剑，不斩苍蝇。不要在小事上浪费时间。记住，不是你的永远不是你的，是你的总有一天你也会失去。做人要像辣椒似的，热情；要跟白菜似的，有层次；还要跟藕似的，留心眼。小区电梯里有一则广告：“如果你的儿子又傻又蠢，请加入这个群，一起探讨治疗。”我想起我的儿子，毫不犹豫加入了群，却在群里发现我爸也在。一老头侃侃：“当日华山论剑，先是他用黯然销魂掌破了我的七十二路空明拳，然后我改打降龙十八掌，却不防他伸开右手的食指和中指，用六脉神剑之端阳剑又胜我一筹。”少年听得心驰神往，正崇拜着，旁边一老太太说道：“玩个石头剪刀布就把这股威风。”上帝是公平的。他把财富给了这个人，又把美貌给了那个人，最后把你不曾拥有的贫穷与丑陋给了他。电影《神探夏洛克》台词：你的过去我不愿过问，那是你的事情；你的未来我希望参与，这是我的荣幸。骗人的人，品质不好；被骗的人，脑筋不好。从来人们笑话的，都是被骗的人。以前：不要相信网上的事，不要陌生人的车；现在：使用网络乘坐陌生人的车。悲观者埋怨上帝让玫瑰花带着刺，乐观者感谢上帝让刺上开出了玫瑰花。有时候，你说的话可能会伤到别人，但有时候，你的沉默会让人伤得更深。没化妆之前，觉得自己能找到对象不错了，化了妆之后觉得可以试试彭于晏。少壮不努力，长大没用了地转锦鲤。

对不起，第一天来

目庵

去快餐店吃饭，吃好略坐一会儿。有服务员来收拾碗碟，是一个男孩，毛手毛脚，把汤水泼到了椅子上。刚要责怪，男孩慌慌张张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我今天第一天来。”男孩二十出头的样子，胖胖憨憨的。第一天来，谁都难免的，没事没事。我们做人做事，常常没有经

验，可能又不成熟，难免笨手笨脚，泼洒酒水，难免做错事，得罪人，难免荒唐，难免辩解，难免可笑，难免有愧，难免不识时务，落拓不羁，难免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是百年身，我们也要对人世道一声抱歉，到这个世上，我们也是第一天来。



你们到底什么时候给我生弟弟呀？(幽默画) 王原

抛弃奖章的人(外一则)

西梅

人们在垃圾堆里捡到一枚金质奖章，惊讶不已。如果捡到的是几件旧餐具，或者是几本新书，还可以理解，可这是一枚奖章，而且是金质的。大概谁也没想过，只有抛弃这枚奖章的那个人明白，他不仅没有资格佩戴，甚至连在家里保存这枚奖章的资格也没有。另一只苍蝇听完它的话，落

到椅子上，说：“既然是国王的宝座，那我就是女王了。”这时，另一只苍蝇飞了过来，“啪”地一声拍死了椅子上的苍蝇，随后大声宣布：“我是新国王。”如果不是女主人及时回来了，这个家里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。女主人把那把椅子又放回原来的位置上，然后就坐下休息，什么也没说。

雄力态油菜花粉 来电申领. Advertisement for pollen products with contact information and benefits.